

艺术的真谛

艺术是情感的载体，
既是情感的表达，
又是情感的滋养。

孙家正 / 著

The
Essence
of
Art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И 21).02
001416

阅 览

艺术的真谛

孙家正 /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艺术的真谛/孙家正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ISBN 978-7-02-009930-6

I. ①艺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31519号

责任编辑 杜 丽
责任校对 刘光然
装帧设计 刘 静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千鹤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32千字
开 本 640毫米×960毫米 1/16
印 张 18 插页3
印 数 1—5000
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930-6
定 价 3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艺术是情感的载体，
既是情感的表达，
又是情感的滋养。

悠远清新/断断续续/有一只布谷鸟/轻轻地吟唱/在
这初夏闹市的清晨

一丝温馨/一丝慰藉/随着清凉的晨风/沁入心脾/如
干涸荒漠的流泉

穿越尘霾/穿越喧嚣/穿越浮华与冷漠/这执著的呼
唤/如一阵春风细雨飘过

润湿了天空/润湿了土地/润湿了荒芜的心灵/还有
那枯萎的憧憬

于是 这梦中的世界/一片葱茏

——《窗外有只布谷鸟》

目 录

第 一 辑

003 / 老人与树

008 / 雪貂

010 / 野化训练

014 / 随感三则

016 / 春雪

024 / 艺术的真谛

029 / 不是生母 便是乳娘

035 / 城市家园

041 / 设计我们的生活

045 / 魅力何来

050 / 依然闪烁的智慧之光

058 / 文化视角看江西

064 / 我们需要一种虚怀若谷的激情

069 / 纪念杜甫

076 / 人问

079 / “黄色”的尴尬

083 / 隔代相亲也许是一种心理补偿

086 / 意象雕塑

- 089 / 温馨与期待
- 092 / 文化价值及文人风骨
- 097 / 文化与人生
- 116 / 观音的级别问题
- 118 / 为了太湖碧波荡漾
- 123 / 花莲访证严法师
- 127 / 金融危机的文化反省
- 131 / 人需要一点诗的情怀
- 134 / 琴韵悠扬
- 136 / 关于昆曲及其他
- 139 / 一位真诚的学者
- 144 / 魂牵梦绕是此书
- 149 / 守荣其人
- 151 / 文化回报无可比拟
- 153 / 中华文明的艺术表达
- 157 / 媒体的文化责任
- 161 / 报道的角度
- 163 / 谈播音
- 171 / 永远的鲁迅
- 175 / 敦煌的文化魅力
- 184 /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
- 191 / 也说艺术创新
- 194 / 文艺是照耀人们前进的灯火

第
二
辑

199 / 窗外有只布谷鸟

201 / 雨花台

204 / 致非洲友人

206 / 心灵的真实

208 / 你竟让我如此倾心

210 / 故乡的小河

212 / 父亲

214 / 青春在微笑

221 / 贵宾楼记

223 / 闪电

225 / 不息的河

227 / 海峡行吟(五首)

231 / 寻找与守望

233 / 秋日情怀

235 / 墓前絮语

237 / 请不要叫我孤儿

242 / 祖父谈人生

243 / 铃铛谣

245 / 背后,那深情注视的目光

248 / 母亲的眼睛

250 / 平民英雄

252 / 我去看世界

254 / 六十周年国庆又逢中秋

255 / 深情的百花

257 / 春的思念

259 / 纪念塔前口占

260 / 赠友人

261 / 别徐州

262 / 霜径行吟

263 / 在莫斯科惊闻“9·11”

264 / 少年行

265 / 白首之歌

266 / 静待云开月朗时

267 / 夏荷亭亭

268 / 读《宁夏颂》

269 / 青海日月山

270 / 酒泉怀霍去病

271 / 儋州怀苏轼

272 / 千年浩叹说放翁

273 / 韩城祭司马迁

274 / 涿县仰怀人文三祖

276 / 雨中游张北感赋

277 / 蔚州感怀

278 / 夜访银达村(二首)

280 / 沙声泉影两依依

281 / 后记

—
第
一
辑
—

老人与树

老人躺在乡卫生院的病床上。床头立了个架子，架子上吊了个瓶子。老人望着那瓶里的水通过一根橡皮管，正在一滴一滴流进自己的血管里。

医生说：“无大碍，只是受了点风寒，挂了水，烧便会退掉，烧退了，病自然也就好的。”老人将信将疑，“咳，七十出了头，死也值了，还花这个冤枉钱！”他瞥了医生一眼，一副来去无牵挂的样子。话虽这么说，其实，并非如此。

老人原本有个不算富，也不算贫，不算大，也不算小，不算热闹，也不算冷清的家。老伴走得早了点，但儿子、媳妇还算孝顺，孙子聪明、乖巧，特让他欢欣。后来，儿子跟着建筑队进了城，接着，媳妇也去城里打了工。老人开始觉着这小院子是有点冷清了。不过，慢慢也就习惯了，还有孙子呢。

小时候，孙子成天跟着他，缠着他讲这讲那。后来，孙子长大了，上学了，不再缠他了，做完功课，还会给他讲一讲学

校或学校外边的事情。再后来，孙子考上大学，也进城去了。开始，孙子不时还会来封信，慢慢地信便少了。老人心里牵挂，但并不埋怨孙子。孙子小的时候，成天背个大书包，老人每天目送他上学，孙子越走越远，那背上的书包似乎越来越大，大得他都看不见自己的孙子了。小学的书包便那么重，大学要看的书，想必是会更多了。

老人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他总是能够找到开导自己的理由。再说，孙子不在，还有门前那棵老榆树呢。

这棵老榆树有多老，老人也不清楚，反正在自己光着腚的时候，就在树下玩耍了。那时候，树干就粗得三个小孩都抱不过来，树干上长满了疙疙瘩瘩的树瘤儿，树冠似柄擎天巨伞，覆盖了好大一片地面，乡亲们坐在树下乘凉聊天，日头晒不着，小雨淋不着。春天里，满树悬挂着一串串的榆树花，那淡淡幽幽的清香，满村都能闻得着。榆树的花、叶子、树皮都可以充饥，村里上了点年纪的人都记得，那几年灾荒，这棵老榆树可救了村上不少人的命。

孙子走后，老人去老榆树的次数明显地多了。他常常扶着树干，望着远处的山路，一待便是大半天。有时，人们问他：“老爷子，望儿子，还是望孙子呀？”老人总是回道：“谁都不望，看树呢！”

这话一半是真，一半是假。说谁都不望，显然是假；说看树，那倒是真话。老人祖祖辈辈居住的这片山地，土少石头多，加之干旱少雨，满山长得尽是荒草和一些歪七扭八的灌

木，极少像样的大树。这棵老榆树可算得上是山里的奇迹，村里的宝贝了。记得，小时候进山打柴，曾迷了回家的路，当爬上一个小山包时，一眼便望见了门前这棵高高耸立的老榆树。几十年来，娘走了，爹走了，后来，老伴也走了，村上的老人，一个个都陆续地不在了，比自己老的，又比较熟悉的，也就是这棵老榆树了。儿子、媳妇，特别是孙子，离家去城里以后，老人的魂好像就拴在这棵老榆树上了。

可是，谁会想到，老榆树竟然也离开他，进了城。

那天，从市里开来一辆大吊车，把老榆树连根挖起，拖到城里去了。老人平时沉默寡言，懒得去理那些闲事，这次到底还是忍不住了，他冲着挖树的人责问道：“这树碍着你们啥事啦，大老远跑来惊动它？”市里来的人倒也和气，一个小伙子笑着回道：“老爷子，这树有福气啊，市长请它去城里住啦！”另一个中年人推开那年轻人，向老人作了解释，原来市里要创建生态文明城市，正在突击地购树、栽树。还说，这棵树市里可是花了大价钱，村里准备用这笔钱为村民打一口水井，今后，再也不必跑好几里山路去挑水了。

老人无言以对。这件事很难说谁有什么不是，不仅没有，甚至可以说，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。市长，为城里人做了好事；村长，为村里人做了好事。一般来说，想通了的事，老人便会释然。可这次不知怎的，道理似乎明白了，可心里老是憋屈得慌。自从老榆树被拖走后，老人像掉了魂似的，丢三落四，恍恍惚惚，稀里糊涂，竟不知这几个月是怎么过

来的。

春天又来了，老榆树又该冒出新芽了，无需多久，那盛开的榆树花又要串串挂挂，满树地摇曳了。老人下了决心，无论如何，得进城去看看那棵老榆树了。

老人还是好多年前去过市里，这次一看，委实让他吃惊不小。城里的高楼变多了，马路变宽了，路边的树木整齐挺拔，就似两排昂首站立的士兵。市中心新建了一个好大的广场，老人边看边估摸着，这么大一片土地，平平整整的，如果种庄稼，一年该会收多少担粮食哦！老人顾不得细想，他的心思在老榆树。

广场四周是一个环形的林带，全是新栽的树木。他一棵棵看过去，多是银杏、香樟等名贵树木，只是不见他的老榆树。他仔细寻了一遍，仍然不见踪影。他鼓起勇气问正在给树浇水的园工：“可有榆树？”那人看一眼老人，指指不远处一个角落，不屑地回道：“那儿好像有棵榆木疙瘩。”老人白了那人一眼，径自朝广场边上走去。

没多远，老人在众木林立之中，一眼就认出那疙瘩累累的老榆树了。老人似见了多年不见的老伙计，迫不及待地加快步伐，赶了过去。待到跟前时，老人不禁愣住了，远望是它，近看又几乎认不出来了。主要是那庞大的树冠没了，树干上面那繁密而舒展的枝杈被剪裁得七零八落，参差不齐。最让他诧异的是，老榆树的树干上，竟然吊着两个水袋子，好像在给树挂水。

老人面对着老榆树，盘腿坐下，看了好一阵，然后起身，上上下下又把老榆树打量一番，还用手拍了拍那粗糙的、疙瘩累累的树干，摇了摇头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便离开了。

折回的途中，又碰上了那个让他有点反感的园工。老人犹豫一下，还是忍不住地问他：“小师傅，这树，干吗还要挂水呢？”那园工见老人客气且诚恳，便十分和气地向他解释：“树和人一样，肯定是有麻烦了，挂水是救它的命呀！”他还指着老榆树，叹了口气道：“这么老的树，搬动移栽，水土不服，要遭一劫了！”老人再没声响，脚步明显沉重起来。

老人回到家里，不吃不喝，倒头睡了三天。村支书听说后，赶了过来，摸一下老人的额头，大喊一声：“送医院！”

老人躺在乡卫生院的病床上。床头立了个架子，架子上吊了个瓶子。当瓶子里的水就要滴完的时候，医生又进来了。

老人一改原来那副无所谓的样子，郑重而小心翼翼地问医生：“大夫，这挂水，真的就那么顶用么？”老人态度的转变令医生甚为惊奇，但他并未深想，只是笑笑说：“当然。”

老人脱口又问道：“那么，树呢？”

“树？”医生怔怔地望着老人，一头雾水。